张维为与复旦学生面对面：热议青年人关切的话题，回应如何看待网络热词“内卷”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1-06-10[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1822&idx=1&sn=068b29859e4fdf6374fa67305de6d107&chksm=8bb07f1fbcc7f6096f539dca0e60e6894194e9a41bfa9d59a5276ad22d4ce11aed67538b49aa&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21)

收录于话题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主持人  |  何婕

嘉宾：

张维为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吴新文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青年人的启发**

主持人何婕：张维为教授带着我们近距离地再去认识、了解了毛泽东主席，吴教授也特别说，从张教授的演讲当中，他抓到这个关键词就是“大地”。中国共产党人，他的整个革命的奋斗的路程，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跟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结合得非常好。那这一点，对我们青年朋友思考问题，有些什么样的启发？

张维为：我就觉得，就是**毛主席他是有这个特点，经世致用，然后心怀远大的理想。**前面我讲他这个实践论肯定跟他这个个性有关系，我记得当时年轻的时候看斯诺那个《西行漫记》，他里面采访毛泽东。**毛泽东就讲他是怎么一步步地最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他说他1919年，就去上海送一批同学去法国留学。然后他当时没有钱，他只能买北京到天津的车票，他就上了火车了，他觉得这个船到桥头自然直。然后到那之后，他就碰到个熟人，然后又借到点钱，买到到南京的票，当中还去了曲阜，山东转了一下，看了看孔子，就这样，最后再到上海。**这种就是跟他非常相信格物，就是“做”本身，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就跳进水里你就会游了，这个是外国人这方面比较少的，中国这个传统非常强。**

我们改革开放中的，中央没有什么钱，杀出一条血路，你就开始大胆实验，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结果形成很多就是我叫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提出很多非常原创性的，现在证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的成果。

主持人何婕：就像我们平时也常说，改革开放我们先要试水，先要有一片试验田。其实我在想，可能年轻人也需要自己去开辟一片试验田，去感受。

张维为：对。

**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

**对青年人的启发**

主持人何婕：毛泽东主席年轻时候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最后他找到了特别适合中国发展的一条道路。所以这样的一种渐进性，这样的一种过程性，对我们年轻朋友来说，启发又在哪里？

张维为：**如果我们结合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个人感觉就是现在随着社会发展的精致化，往往就是冒险精神越来越少。**而实际上你如果说，真的说有些东西是真理，或者你的人生的正确的方向，可能有很多东西是在试错的过程中出现的，并不是完全可以先理论构思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恐怕是一条有启发的。**如果放到整个国家来讲，实际上一个国家要找到一条成功的道路是非常不容易的。**光是我们自己中国共产党你看经历过多少，陈独秀的右倾、瞿秋白的左倾、李立三的左倾、张国焘的右倾、王明的左倾，最后最后才真的悟出一个真正的道理。那么改革开放又是一路试错走过来的，所以最后大彻大悟，很不容易的，所以真的要珍惜。

吴新文：犯错误，经受挫折，我觉得无论是一个个人，还是一个组织，是他的成长的必经阶段，尤其当你做的事情前人没有做过，你需要去做新尝试的时候，这是难免的，**但是更为关键的是，你这个个人和组织对待错误是什么态度，是承认这个错误，努力发现这个错误当中问题在哪儿，去改正这个错误，还是文过饰非，加以否认，这一点是关键。**

我觉得我们共产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它是世界上最坦率地能够承认自己犯过错误这样一个政党，而且力争要改变这个错误的这样一个政党，所以它才能够不断进步，不断地前进，这一点我想对个人也是这样。

主持人何婕：是。我们一直说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性它是很强的，不光是在成功中学习，更重要的是在自己所有的失败当中、挫折当中去学习，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给自己一点点试错的、容错的空间恐怕很重要。那我在想，今天我们很多年轻的师生朋友，他们是带着问题来到现场的，我们接下来开放现场的讨论。这位朋友先举的手，来，欢迎您。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非相关学科同学应该如何**

**更好地学习、传播**

**马克思主义**

观众：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

主持人何婕：你好。

观众：我是来自复旦大学药学院的2020级硕士研究生。

主持人何婕：欢迎，欢迎。

观众：然后也是来自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的一名队员。

主持人何婕：哦，我知道，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志愿服务队。你们给总书记写过信，对吧？

观众：是的，是的。非常荣幸去年6月，我们收到了习总书记的一封回信。然后今天我想问的是，我在实际的工作中，因为我刚刚也说到我是来自药学院的一名学生，可能队伍里面大多数都是马院或者是中文这样专业性非常强的同学，那我就不像他们一样，有很强的理论基础，然后就想请教一下，像我们这样非相关学科专业的同学，应该怎么样更好地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就是应用到我的实际工作中，去更好地讲好我们老校长陈望道的故事呢？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主持人何婕：好，请坐。已经给自己定下使命了。好，听听两位嘉宾的回答。

张维为：我想对于绝大多数人，包括我们的学生，包括复旦的学子，除非你是马克思主义专业的，你比方你要研究很多细节，比方《共产党宣言》有七个语言的翻译版本，每个序言有什么差别，你要讲出来。**但我觉得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主要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你是学等于算是药剂学是吧，我们很多理科生谈马克思主义、谈哲学讲得非常好，**你看看钱学森谈哲学，谈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有水平。他跟文科生的思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他看问题这个视角，有时候给像我们这样的文科生很多全新的启发，因为哲学是，坦率讲是贯穿一切的，是个思维方法的问题。**

我记得当时傅雷，他的家书里面写的，他就说他到怀仁堂听毛主席作一个讲话，毛主席讲了大概一个半小时，**他说回来之后，他说，真了不起，他说毛先生一次都没有提马克思，但讲的全是马克思主义。**所以我觉得除非你自己想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专业的，这是一个选择，可能更多的选择是通过陈望道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感兴趣了，真的投入进去，会越学越聪明。

吴新文：**我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读哲学，单靠书本是不行的，必须要到社会里面学哲学。**社会里面你可以了解到这个社会现实，什么叫唯物，了解到矛盾，真正的矛盾是什么样的，它是如何展开的，这个你必须到社会当中才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

主持人何婕：说到这个，我想起来这位同学是药剂学的同学，前几期我们的节目，张老师您还记得我们请到了。

张维为：张伯礼（“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

主持人何婕：对，张伯礼院士来上我们的节目，当时他也讲到了中医药，甚至也讲到了药剂方面的一些理论，**你听他讲，完全已经超越了中医药的这个概念，已经上升到了一种哲学的高度。**所以非常赞同两位老师刚才讲的，就哲学它其实是无所不包的，你的专业跟这个本身就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共鸣。好，我们接下来再开放提问，好不好？来，这位朋友先请。

**如何看待网络热词“内卷”**

观众：两位老师好，还有主持人好。

主持人何婕：你好。

观众：我是中共党史博士生揭上锋。我记得总书记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青年时代选择了吃苦就选择了收获，选择了奉献就选择了高尚，从刚才您分享的毛泽东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这句话的真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社会上还有个热词，叫“内卷”，就是我们在同辈的压力下，被驱赶着努力和上进，结果很多人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激情和梦想都被“卷”进去了，结果很多人他就没有心情去奉献和高尚，请问，您怎么看待大学生的“内卷现象”，谢谢。

主持人何婕：我问个问题好不好？在您看来，您觉得现在“内卷”的现象严重不严重？

观众：我感觉起来就是还可以。

主持人何婕：其实还可以。我听懂大家的掌声了，其实大家觉得还可以，但是也担忧这样的现象会不会越来越严重，对不对？

观众：是的，是的。

主持人何婕：好，请坐。

张维为：其实“内卷”这个词，非常学术的词，叫involution，我倒觉得你要是回到这个词的本意，然后可能会得到点启发。**因为“内卷”它本来是社会学里边一个概念，本质上就是内卷化是原来状态下它的内部竞争太厉害，但你换个思路，换一个paradigm，换一个范式，它整个就不一样了。**对我们学生来讲，如果你说我一定要买北上广的房子，这是非常难的，我有二十多个同学在纽约都属于中产阶级，没有人在曼哈顿买过房子，过去三十年都没有买过，他们都买得很远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就是实事求是，你也可以“曲线救国”嘛，对不对？毛泽东思想，运动战，不搞阵地战。

主持人何婕：阵地战要输的。

吴新文：我是有一点补充，就现在这个网络，**信息社会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些名词，有一些热点会在短时间之内被爆炒，然后形成很强大的社会影响，然后有时候它也把社会的焦虑放大了。**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中国现在某些领域是有某种“内卷”，但是可能还没有网络上说得那么严重。我是觉得各种机会还是很多的，有些情况不一定是“内卷”，对吧？

比如说我们复旦的哲学博士，到一个高中里面教哲学，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什么坏事，不一定认为复旦哲学博士一定要做大学老师，这个才是不“内卷”的，到了高中去就是“内卷”的，被驱离了，现在其实在我们中学搞哲学教育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一个事业。所以只要眼光放大、放远，我觉得有些问题可能没有那么严重，这就是我的看法。

主持人何婕：就像我们讲的，你可能在互联网上看到的那个声音是中国网民的很小的一部分，张老师也一直说，我们善于从全局去考虑问题。好，我们再给这边的朋友一个机会，来，欢迎提问。

**早期领导人为何能**

**抛弃个人利益投身革命**

观众：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程东旺，是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的博士生。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纵观早期领导人、革命家，他们都有比较好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也就是说如果服从当时的社会政治状态，那么他们个人的未来发展和生活水平应该是不差的，但是他们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种必然是刀山火海的革命道路，我就想问两位老师，就是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选择这样的革命道路，放弃已经享有的，或者是唾手可得的这种个人名利？那么对我们今天的这种个人选择和发展有什么启示？这就是我想问的，谢谢。

主持人何婕：好，请坐，听听两位老师的解答。

张维为：我想当时那个社会就是太黑暗了，《觉醒年代》就是毛泽东出场的那个场面，我非常印象深刻。我跟你说，那个场面就是全是讨饭的，人畜混杂，麻风病人举着讨饭的碗，所以**那个社会太不公正了，所以你稍微有一点觉悟的，不要说像毛泽东这样的人了，都产生一种这个社会一定要改造，太不像话了。**

后来我也是看斯诺他回忆，《西行漫记》里面有，**他后来又出了一本《我在旧中国的十三年》，他写的就是他见到周恩来，刚刚国民党共产党开始搞抗战统一战线的时候，他说周恩来跟他讲，我们一定能赢，国民党将失去政权。**

周恩来就讲了一个理由，他说我们当时在中国农村，特别是江西、湖南这些地方，任何到一个村里，一下就招几百个人，到个县里一下就几千人，农民真的是非常非常贫困，堆满了干柴，就等着这个火星。**他说我们懂得我们的人民，我们懂得我们的农民，他蒋介石不懂，这是他核心的话。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之后，他就产生了强烈的动力去改变这个社会。**

那今天是真的完全不一样，今天这个社会，因为我们自己都是过来人，从来没有想到中国会像今天这么富裕，那么在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以一种同样的精神，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以自己的方式做点事情。

吴新文：**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说法，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已经成了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文化基因了，所以说这个也是共产党所继承的一个基因。**我觉得这个从我们哲学上来讲，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得到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一种充实感、意义感，就是**当我们老了的时候，快要死亡的时候，回顾自己的一生，有没有遗憾？有没有后悔？觉得自己有没有努力过？有没有奋斗过？**这个是对自己的这种人生做一个拷问之后，你能得到什么答案，这个确实是所有人的问题。

**讲好中国故事**

**不要讲官话套话**

张维为：我再讲一段，因为您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我就真的提一个建议，我们有时候一些官员什么东西只会讲套话，我觉得太可惜了，包括马克思主义，要讲人话，不要讲套话，讲你自己研究的心得、体会，你要回答这样的邀请，你到非洲去，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看着你，这贫困问题到底怎么解决，我怎么也解决不了，你给我一个主意啊，要一种战斗精神，你慢条斯理地讲，一共是八条经验，什么什么东西，那不行的。所以我就是说是提出个很现实的要求，**也是习主席反复讲，要讲好中国故事，你要了解，所以这个也是个新的任务。中国的事情做好了，还有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吴新文：对。

主持人何婕：好，我们继续提问，好不好？来给这位女孩子，对，欢迎你。

**文科生太多是东南亚国家**

**陷入中低收入陷阱**

**的原因之一吗**

观众：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复旦大学国务学院20级本科生虞温和。

主持人何婕：欢迎你。

观众：前段时间关注到就是央行发表过一篇工作论文里面提到一个观点，是说东南亚国家陷入中低陷阱的原因之一在于文科生的数量太多，请问两位老师怎么看待这个观点？因为我作为本科生，然后学习的主要也是一些社科的知识，这个观点就让人比较觉得会有点难受。

主持人何婕：请坐。那这样，顺着你这个问题，我先做一个现场的调查，现场是文科生的同学举个手好不好？

张维为：一半以上。

主持人何婕：哦，目力所及差不多，一半一半，好，请把手放下。我们做一个现场的小调查。张老师，你觉得是文科生太多吗？

张维为：东南亚国家，我应该说几乎都去过，实地考察过，和他们的大学也有不少交流。我想先谈谈东南亚这个问题。东南亚的国家千差万别，那么教育质量有相对比较高的，比如像新加坡，也有坦率讲它大学非常弱，这个是国际社会都知道。

那文科的问题是，因为它是商业行为，你就办大学，办大学光办文科比较容易，理科、工科你要实验室，要大量的资金，因为中国它有大国优势，它什么专业都可以设，各种各样工程的大学，一般小国家它没有这个实力的。所以讲到东南亚，这个文科生太多，产生一定的问题，我可以理解的，尽管我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我不大接受，对中国这样的情况不太适用。

吴新文：我觉得文科生太多，这是一个大归纳，这个大归纳往往是要有问题的，所以要具体分析是哪一种文科生，通过什么途径来培养文科生，然后文科生他自己的追求是什么？**如果都是那些言必称西方的，学了西方的一些皮毛理论，然后就以为真理在握了，道义在我了，然后就可以教训中国了，那这样的文科生是越少越好。**如果这些文科生能够立足于中国大地，能够做实事，我觉得这样的文科生太少了，还要极大地补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主持人何婕：事实上我们也说要解构西方的话语体系，建构中国的话语体系，还有很多很多工作是等待我们的文科生去完成的，包括可能也有我们在座的未来的很多这方面的专家都会从我们在座的同学当中去产生。来，这位同学，请提问。

**“中国模式”会成为**

**新的“历史终结”吗**

张傲：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国务学院2020级社会科学实验班的张傲。

主持人何婕：欢迎你。

张傲：弗朗西斯·福山著名的“历史终结论”，曾经被张老师在多个场合成功驳斥，并且已经是一个破产了的理论了，那么在我自己学习党史的过程中，我有这样的一个预感，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这样一个光辉历史，是不是也可以证明某种历史的终结，那么您觉得除了我们的伟大的抗疫的成功之外的话，还会有什么样的标志的完成和事件的发生，来证明这样一个全新意义上的历史的终结呢？

张维为：**我个人觉得这场疫情防控是一个分水岭，去年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说了，不可能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而更可能是西方的“切尔诺贝利”。**所以我就想起我们《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所有欧洲的反动力量为驱逐这个幽灵而结成神圣同盟，对不对？**现在是一个幽灵，一个中国模式的幽灵在西方徘徊，所有的反动势力都结成某种同盟要驱逐这个幽灵，但已经无能为力。**

已经过了这个tipping point（临界点），它没有办法。**所以美国西方现在非常心乱，特别是美国，非常心乱。**你前面提到福山，我也要提到福山了。我当时辩论我就跟他说的，我说美国这个国家，它缺少一些智慧，我说你们打了这么多仗，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等，战术上你是赢的，但战略上都是输的。**然后我就说今天这个《竞争法案》，把中国当成你们一个冷战的对象，然后想办法围剿它，这是巨大的战略错误。**那么我说你们应该换一种思路，否则你们会感到遗憾的。

主持人何婕：我在想当我们说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1921年7月份在上海开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通常会用几个字，大家可能也都很熟悉，就是其始也简，其毕也钜，很多事情的标志性的意义。

是当很多很多年过去了之后，你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这是个历史的句点，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但是当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自知的。那身处其中的我们要做什么呢？只管埋头做事就好了，就把自己眼前的事，把手上的工作，把我们应该现在定下的奋斗目标奋斗好就可以了。来我们还有没有朋友要提问，我们最后排的那位，对，手举得最高的，我们给他一个机会。

**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

**分析“芯片之争”**

观众：老师们，同学们，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微电子学院19级研究生李伯轩。有两个问题要问，第一个是在芯片制造和设计领域，中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资本主义国家严密的技术封锁，我们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去看待并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现在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向世界其它国家，比方说亚非拉，或者说美国里面受压迫的这些群众，带去马克思主义，带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道路和方法？我这两个问题。

主持人何婕：很有意思的两个视角，请坐。

张维为：我谈点粗浅的看法，就是**芯片之争，我一直这样说的，实际上对美国自己，它制裁我们，对它自己打击也很大。**仔细看这些企业本身，出于它自己的利益，它都不愿意打的，**所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分为二，对我们有伤害，对它们也有伤害，看谁经得起这个打击。我个人是更加看好一点中国。**

**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去过不少我们的解放军的部队，包括军工一些产业，它们真的很自信。美国封锁什么，我们一定能生产出来，而且还要造得比他们好，有我们的独门绝技。那么这种自信心很重要，实际上我们现在一个一个实践都证明这一点。**包括最近的航天工程，美国人都说的，说你封锁没有用，全是封锁，中国还是做出来，而且这个东西你现在有些东西美国还做不出来。所以我觉得，我多次讲过这个观点，一旦我们实现突破之后，一定要记住，给特朗普颁一个“特殊贡献奖”。记住，不要忘记。

主持人何婕：川建国是吧？

张维为：对，这个是辩证地看问题，所以最后就看吧，什么颠覆性的成就，我觉得恐怕美国心里更害怕，他知道中国人有这股劲的。**第二个问题是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西方已经把中国通过他们的媒体，把中国描绘得如此之落后、黑暗、种族屠杀等，我一直主张，我们互联网要放开，不用谈政治。**就把每天日常的生活，你用手机办的事情，支付，手机支付，到超市、跑步，晚上12点钟女孩子可以在马路上走路，把这些日常生活你拍出去，就会震撼他们。**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生活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要传输，我不敢叫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到美国，因为我们坚决，我们反复地说，不把中国模式强加于人，但你把一个客观的中国介绍给他们，就可以产生震撼。**

主持人何婕：今天非常高兴，跟复旦大学的同学和老师们一起完成了这样的一场对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面对时代给出的问卷，也期待年轻一代可以写下自己的骄傲的回答。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也再次感谢复旦大学的同学和老师们一起参与节目，谢谢大家！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